

故乡吟

我观艾崮山

戴发利

一

我是在艾崮山下长大的。在不同的地方，我都会遥遥寻找她的方向——那是家的方向。

丘陵纵横的胶东半岛，家乡的群山拥起艾山、崮山两座主峰，被称为艾崮山区。“山区”，意味着这里民风淳朴憨厚、百姓勤劳善良。

我看艾崮山，如看恒久；艾崮山看我，似看刹那。

经年间，我已由幼稚变沧桑，而艾崮山并未有任何变化，好像只是漫坡荆草和大树枝叶枯荣了几次而已。于是，我仿古人的诗文，如此吟诵：“今人不见古时山，今山曾经见古人”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高山年年望相似”。

爬上艾崮山巅，北望正探入渤、黄海的半岛，越过大海，对面便是辽东半岛。海峡中散落着一串长山列岛，顺着岛礁延伸，向北就能探寻到长白山。

艾崮山曾是长白山一脉，所以它绝非籍籍无名之辈，而是身出名门、血统明晰。但是，亿万年前，这一脉，在山落海出的地壳运动中，有一段陷落和淹没于大海之中，成为今天露出水面的长山列岛。

艾崮山被割断了与母体相连的脐带，独自脱离和崛起。它不甘于当余脉，终成主峰，虽然海拔只有819米，却充满自信地傲然矗立。

二

有山必有水。艾崮山把天上的水珍藏起来，孕育了泉；泉是不干涸的，于是生成了河；河载着水一路流淌，献给大地人间。

这条河叫黄水河，从艾崮山流出，滋养两岸土地。成片果树在这片土地上无限铺陈，望不到边际。苹果、樱桃，成为乡亲们最重要、最稳定、最殷实的收入。虽然，年轻的下一代纷纷离开土地去往城里，但留守土地的乡亲，觉得最亲、最安心、最踏实的还是黄水河、黄土地和一辈子为伴的果树。

黄水河西岸，有三个紧邻的村——古城东、古城李家、古城苗家。冠之以“古城”，那就有来头了。收起我们对村庄容易滋生的傲慢之心，谦恭地追寻一下它们的渊源。

岁月变迁侵蚀，古城只留下了一段隐约可寻的黄土夯筑的城墙遗址，静静地隐没在田园之间。

春秋时代，黄水河畔此处城邑，是胶东半岛莱国一座重要城邑。近几十年，诸多墓葬不断出土，被专家以驻地乡镇名字称为“村里集古墓群”，分布于黄水河两岸台地上，包括柳格庄墓群、辛旺集墓群、站马张家墓群。这些墓葬，在20世纪60年代被陆续发现，属于西周、春秋、战国时期，出土陶器、青铜器、乐器、玉器、木器、漆器等文物数百件，其中大中型墓葬为重棺槨，殉人、殉车马、殉狗，显示着墓葬主的贵族甚至是君王身份。

古墓群挖掘研究还在继续，乡亲们自发悉心守候着。柳格庄村有一家祖孙三代守墓人：于希芝、于耀宗、于云村，从1972年起，五十多年义务守护古墓，风雨不误，心存信念，为了先人，为了子孙，保护墓葬完好。

正是因为有了百姓这朴素真诚的

守候，古城面纱正在被一步步揭开，历史天空愈发清晰。

黄河流过了古城，来到温石汤村。村名源自这里有一股四季冒着汩汩热气的温泉。腊月里到温石汤洗一个温泉浴，成为乡亲们过年的必备仪式。流过温石汤，黄水河一路向北向西远去，进入大海。这是黄水河的归宿，也实现了一条河的永生。

家乡北部，大海环绕，黄水河不忍远去，必化成海，每日流连家乡。

三

目送黄水河远去，我又返回艾崮山。一路上，边走边停，同路边的老人打招呼。他们脸庞黝黑，额头、脸颊皱纹纵横，一双老迈的眼睛沧桑不惊，双手坚硬粗糙，神情安静平和。夏天，他们坐在树下摇扇纳凉；冬天倚在墙角晒太阳。

我向他们询问艾崮山的往事，他们眼望远方，仿佛望见历史深处，打开话匣子跟我讲述艾崮山的传说。他们讲的最多的便是唐二主李世民东征、勇战高丽大军的故事。

唐朝初年，高丽国统帅盖苏文领兵渡海进犯大唐，占据艾崮山一带的古登州，烧杀抢掠。唐二主亲率大军前来讨伐。战斗很激烈，唐军几度战败，唐二主也曾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，但最终战胜高丽入侵大军。

唐二主在艾崮山的传奇，留下了许许多多相关地名和村名，竟有上百个之多。

山顶上，一片开阔平坦的地带是唐二主驻军的地方，有东、西“校场”操练兵马，有最高处“插旗顶”，有山峦野坡处的“牧马场”，有崖壁处被唐二主一剑刺入、石开泉涌的“剑刺泉”“饮马湾”，唐二主议事所用的石椅、石凳“东龙墩”，遥祝其母寿辰的“西寿墩”，与大将尉迟敬德在西校场下棋留下的“棋盘石”……

山脚下的村庄“战驾庄”是唐军与高丽兵大战的地方，“车里张家”“站马张家”是唐军战车和战马驻扎的地方。

唐军与高丽军的决战发生在山巅一条险峻通道“梯子口”。唐军借助险要地势，将来犯的一万多名高丽士兵消灭殆尽，形成了“万人坑”，唐军取得最终胜利。

唐二主经历浴血大战，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情谊。胜利回朝时，他感念百姓，以战靴相赠，后化为一块状如倒扣靴子的巨石——“靴子石”。他去世后，当地百姓怀念其丰功伟业，在艾崮山建了一座唐王庙。

艾崮山下大柱村，有一酷似雄鹰的三米高巨石——“鹰石”。唐二主的妹妹因丈夫战死，在艾崮山皇姑庵出家，唐二主规劝未果，将狩猎的神鹰留下来保护妹妹。神鹰日夜守候，久化为石。妹妹孤居深山，郁郁而终，人们将其葬于皇姑庵对面的山岗上，为“公主坟”。

这些故事、村名、地名，今天仍被津津乐道。乡亲们敬仰这位君主，他的传说便久传不衰。

然而，以李世民东征高丽这样著名的历史事件演化来的传说，有诸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等逻辑漏洞，从正史看来，谬误百出。

老人们还会庄重地给我讲起艾崮山的红色革命故事。抗日战争时期，

里建立过一支英雄部队，部队依靠艾崮山茂密山林和险峻地势，依靠群众拥护支持，建设了艾崮山抗日根据地，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。

著名的“双山战役”就发生在我的家乡。双山，是村后边两个并列山坡，东坡顶立着两块两米高的大石头，那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。八路军战士把机枪架在大石头掩体后，与来犯日伪军奋勇交战。子弹在石头上留下了累累弹痕，石头后来也被称作“机枪石”。战斗从上午九点打到下午五点，打退了敌军七次冲锋。弹药耗尽后，两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，日伪军伤亡惨重、狼狈逃窜。

八十载过去，战争硝烟早已散尽，登上双山，耳边荡漾着风声，极目四望，夏日绿树、冬日枯草，天边白云游荡，雁阵飞过，山下民居炊烟袅袅，远处果园、公路、厂房在阳光下闪着光泽，一切如此平和舒缓。

艾崮山深处，还留有“八路军兵器厂”旧址，建起艾崮山抗日根据地纪念馆，每天都吸引众人前来接受革命教育。

记住战争不是记住仇恨，而是时时昭示和平珍贵。

四

艾崮山，既有和缓绵延的广阔躯体，又有陡峭直立的昂然头颅，遍布山坡的岩石，晒了一天，温热温热的。记得年少时，玩累了，我最喜欢躺在岩石上仰望天上的白云、飞鸟，望着望着，就会迷迷糊糊睡过去……

山巅之际，众峰林立，壁峭千仞，如高昂的头颅，有激情冲天、触摸苍穹之志，有高山永远向云霄的理想，那是形成于两亿多年前的中生代燕山晚期的山岩。

进入大山深处，抬头望去，一座座笔直的山峰林立在眼前，薄而窄，直而挺，路已消失，只有前行者踩下的隐约脚印；已没有可以平视的前方，只有必须仰视的上方，只能手脚并用，甚至近九十度攀爬。

艾山主峰有两座山头，一座大气磅礴，一座温柔依附。附近的小艾山、骆驼峰、双甲山、鸳鸯峰不成双成对。亿万年间，岩石不断坍塌滑落，只剩下今天这些坚韧执着、险如薄纸的铮铮山峰。

充满奇妙、必然与偶然交织的地理风化运动，造就了艾崮山趣味盎然的象形峰，给人以无限遐想，附着了诸多传奇色彩。抱子峰、武士峰、铁塔峰、雏鸡峰、香炉顶、巩家山佛面等等，神韵逼真，充满想象力。

奇形巨石遍布山体，似上天遗世之物，灵动纷呈，有石老人、四宝石、海豚石、山神石、神龟奔海、虎啸石、悟能拜佛、神仙履、神仙桥、龙墩。四大巨石组成的“四宝石”，相传分别是李世民心爱之物——笔、戟、玺、马所化而成。

众多天然石臼，宛如人工雕琢，呈“小口、大肚、平底”状，若是直接用来舂米毫不牵强。有单个的、成双的、环状的、成群的、众多相连的。石臼内天旱无雨便干燥，一但降雨积水，便有小鱼生成，怡然游动。石臼的形成，或是来自冰川融水对基岩进行的冲蚀，或是河床被水流冲刷而成的坑洼，鬼斧神工，令人惊叹。

峰、石有象形，便把冷硬的山变成了有生命、有灵性的山。山，就与人间

有了精神相连、意念所系。

大山深处已无路，只有众多纵深的沟谷依附着山的走向。沟谷像山体经络网络，疏密有致，如同通向奇幻世界、寻找藏宝山洞的暗号密码。在沟谷内跋涉，忽而深曲，忽而平浅，忽而笔直，忽而蜿蜒。一处处山洞不时显现，或是滚石堆叠，或是峭壁窄隙，或是自然而成，我竟有盼望寻到桃花源大门的念头——洞内可是别有一番天地？

水，是艾崮山灵性、生机所在。每年胶东半岛的降水分布中，艾崮山都是雨水充沛的“小气候”。艾崮山的沟岭上，可以随时看到泉从地面上、石头裂缝中涌现，仿佛一脚能踩出水。水质纯冽清甜，晶莹剔透，掬一捧喝下去，回甘无穷，透心舒坦。在北崮山顶平坦之处，分布着七眼呈北斗七星排列的水井，间距二十余米，独特的花岗岩蓄积雨水构造，令其常年涌水不涸。

泉水飞溅，流经险要地势，飞流直冲而下形成瀑布。艾崮山有瀑布二十多处，最高落差达到四十多米。每年丰水季节，瀑布轰鸣回响山谷，水帘漫卷，水汽蒸腾，惊天动地；冬日，水流被冻住，形成悬崖冰挂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，冰清玉洁，晶莹剔透，是一幅凝固的画，是一尊静止的雕塑。

艾崮山南北坡都有丰富的地下温泉。那是岩石下涌动的水遇到了火山热源而成，温度达到五十摄氏度，吸收诸多微量元素，形成了矿泉型地热温泉，泉水流量稳定。南坡的温泉艾山汤，方圆几百里大名鼎鼎，有病治病，无病保健，在艾崮山区民间流传的医术偏方中，是颇受欢迎的治百病、治未病的不可缺少的神奇汤泉。

五

一年四季的艾崮山，春花夏雨，秋果冬雪，营造着风情各异的山中大世界。

春归艾崮山，漫坡开遍红杜鹃，如苍翠雄阔山体上一抹动人的胭脂红。山脚下，杏花、梨花、桃花、樱桃花、苹果花相继开放，乡亲们在暖暖的春风中开始一年辛勤劳作，蜜蜂欢快地飞舞陪伴。山中那座建于唐朝的寺庙——龙兴寺，只留有残塔断碑、基座柱石、石壁石窟。遥想当年，桃花必绽放在晨钟暮鼓、经声佛号中。

夏日里浓荫蔽日，鸟儿啾鸣。一场大雨可能随时到来，山涧响起河水的喧哗。雨后天空，彩虹弯架，溪流欢唱，瀑布飞溅，水从天上来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
秋日收获的季节。树叶五彩斑斓，核桃、板栗、柿子、松果，随手可摘，松鼠忙碌地搬运着过冬的食物。蔚蓝天、洁白流云，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，倒映着山涧溪水，水上不时飘来一片落叶，鱼儿和透明的小虾在水中嬉戏。

冬日艾崮山，大雪飘飘洒洒，一片银装素裹。雪中大山，静谧无声。雪，盖住了山峰、大树、岩石，小生灵趴在厚厚的、暖暖的雪窝里安然过冬。一切好像静止了，都在雪中孕育生机，期待春天到来，冰雪消融，世界再次欢腾。

艾崮山，是多样性生物的家园。正因为有那些充满灵性、丰富繁杂的野生植被和动物群系，才有艾崮山的生命。

艾崮山，故乡最厚重的一本万物之书，我永远读不完。